

畿輔通志卷二百一

列傳十 唐三

唐

正定府

李知本

弟知隱 知隱孫顯

魏徵

子叔瑜

孫華

五世孫暮

郝士陵

郭正一

崔行功

郎餘令

祖穎 穎兄蔚之 餘令兄餘慶

魏元同

子恬

李嶠

趙冬曦

倪若水

李華

曾祖太沖 宗子翰 翰族弟紆 華從子觀

甄濟

子逢

李栖筠

子吉甫 德裕 吉甫子德修

李巽

李絳

子璋

樂城公

唐

正定府

李知本趙州元氏人元魏洛州刺史靈六世孫父孝端仕隋
爲獲嘉丞與族弟太沖俱有世閥而太沖官婚最高鄉人語
曰太沖無兄孝端無弟知本涉經術事親篤至與弟知隱雍
順子孫百餘至貲用童僕無閒也大業末盜賊過閭不入相
戒曰無犯義門往依者五百餘室皆以免貞觀初知隱爲伊
闕丞知本夏津令開元中孫瑱爲給事中揚州長史謹案唐會要有
贈魯郡都督趙郡公李知隱孫頤有文詞至太常少卿從祖
瑱諡曰孝當卽其人

兄弟位給事中凡四人

新唐書

魏徵字元成鉅鹿曲城人

舊唐書案新傳言徵魏州曲城人舊傳鉅鹿曲城人考地理志魏

州鉅鹿所屬俱無曲城之名曲城南宋縣青州東萊郡與鉅
鹿魏州無涉宰相世系表魏徵父長賢北史長賢傳言收族
子收鉅鹿下曲陽人下曲陽漢鉅鹿郡今直隸正定府晉州
西則曲城當卽下曲陽便文而言曲城也宰相表列徵爲節

陶魏氏蓋言世系所出新書言魏州亦以館陶屬少孤貧有

魏州故也今據舊傳改鉅鹿依統志載入正定府
大志通貫書術隋亂詭爲道士武陽郡丞元寶藏舉兵應李
密以徵典書記密得寶藏書輒稱善旣聞徵所爲促召之徵
進十策密不能用王世充攻洛口徵見長史鄭頌曰魏公雖
驟勝而驍將銳士死傷略盡又府無見財戰勝不賞此二者
不可以戰若浚地峭壘曠日持久賊糧盡且去我追擊之取
勝之道也頌曰老儒常語耳徵不謝去密敗從至京久之未
知名乃自請安輯山東擢祕書丞馳驛至黎陽與李勣書勸
其早歸勣計遂決因大發粟饋淮安王神通軍竇建德陷黎
陽徵被獲署起居舍人建德擒乃與裴矩西入關隱太子引
爲洗馬甚禮之徵見秦王功高陰勸太子早爲計太子敗王
責之曰爾聞吾兄弟奈何徵曰太子蚤從徵言不死今日之

禍王器其直

新唐書

引爲詹事主簿

舊唐書

卽位拜諫議大夫封

鉅鹿縣男時河北州縣事建成元吉者多不自安徽白帝曰

不示至公人必思亂

新唐書

帝卽命徵宜慰河北許便宜行事

至磁州遇太子千牛李志安齊王護軍李思行錮送京師徵

謂其副曰前官齊府舊人已有詔普原之今復報送志安等

人誰不自疑吾屬雖往必不信矣卽時釋志安等而後啟聞

帝甚悅

舊唐書

由是日親數引入臥內訪天下事徵亦自以爲

不世之遇乃展盡底蘊無所隱凡二百餘奏無不剴切當帝

心者拜尙書右丞兼諫議大夫左右有譖徵私所親者帝使

溫彥博按驗無狀彥博曰徵爲人臣不能著形迹遠嫌疑而

被飛謗亦可罪也帝使彥博讓徵徵入奏曰臣聞君臣同心

是謂一體豈有舍至公而反事形迹若上下共由茲路邪之

興衰未可知也帝矍然曰吾悟矣徵頓首曰願陛下俾臣爲
良臣毋俾臣爲忠臣帝曰忠良異乎曰良臣稷契咎陶是也
忠臣龍逢比干是也良臣臣主皆榮流祚永世忠臣家國並
喪徒取空名此其異也帝曰善因問爲君者何道而明何失
而暗徵曰君所以明兼聽也所以暗偏信也堯舜明四目達
四聰雖有共鯀不能惑秦二世偏信趙高梁武帝偏信朱异
隋煬帝偏信虞世基天下已亂而三主不聞人君但能兼聽
則奸人不得壅蔽下情通矣貞觀三年遷祕書監參豫朝政
高昌王麴文泰入朝西域諸國欲因文泰遣使貢獻帝令文
泰使人厭怛紇千迎之徵曰異時文泰入朝勞費已甚更加
此輩何以堪之漢建武時西域請置都護送侍子光武不許
不以蠻夷蔽中國也帝善其議時厭怛紇千已發遽追止之

新唐書

帝嘗問羣臣創業守成孰難房元齡謂創業難徵謂守

成難帝曰元齡從我定天下冒百死遇一生故以創業爲難

徵與我安天下念富貴之既溢恐驕怠之易生故以守成爲

難然創業之難既往矣守成之難方與公等慎之

據新書房元齡傳增

又嘗歎曰今大亂之後其難治乎徵曰大亂之易治譬飢者

之易食也封德彝曰三代之後澆詭日滋秦任法律漢雜霸

道皆欲治而不能非能治而不欲徵書生好虛論耳徵曰五

帝三王不易民而治顧所行何如爾桀紂爲亂湯武伐之皆

身致太平若人漸澆詭不復返朴則今且爲鬼魅矣德彝不

能對至是天下歲斷死刑二十米斗三錢戶開不閉行旅不

齎糧帝謂羣臣曰此徵勸我行仁義之效也惜不令封德彝

見之

新唐書

羣臣請封禪帝欲從之徵不可帝曰公不欲封禪

者功未高耶德未厚耶中國未安耶四夷未服耶年穀未豐耶符瑞未至耶徵曰今雖有此六者然隋亂踰十年今稍乂安未甚充實自伊洛抵海岱千里蕭條若車駕東巡遠夷皆當扈從恐示虛弱以啟戎心且賞賚不貲百姓勞敝是崇虛名而受實害也事竟寢

舊唐書

帝幸九成宮有宮御館於漳川

官舍

本傳作舍圖川宮據舊傳改

李靖王珪繼至更改館宮御以舍之帝

聞之怒詔並按之徵曰靖珪皆陛下腹心大臣宮人皇后壻除隸耳且大臣出外宣示朝廷法式訪問人間疾苦必賴官舍至宮人則供饋之外無所參承以此按吏恐駭天下耳目帝悟寢不問後宴丹青樓酒中帝曰魏徵每諫我不從我發言輒不應何也徵曰臣以事有不可故諫若不從輒應恐遂行之帝曰姑應後諫若何徵曰昔舜戒羣臣爾無面從退有

後言若心知其非而口應陛下是卽面從非稷禹所以事堯

舜也帝大笑曰人言徵舉動疎慢我但覺嫵媚耳

新唐書

長樂

公主將出降帝以皇后所生敕有司資送倍於永嘉長公主

徵執不可后遣使齎錢絹詣徵宅賜之進爵郡公

舊唐書

七年

遷侍中尙書省滯訟不決者召徵平治徵素不習法但存大

體以情處斷人皆悅服帝聘鄭仁基女爲充華或言已許嫁

矣徵諫曰陛下處臺榭則欲民有棟宇食膏粱則欲民有菽

粟顧嬪御則欲民有室家今仁基女已約婚而陛下取之豈

爲民父母意耶帝大驚自咎命停冊使

新唐書

初有詔遣令狐

德棻等分撰周隋齊梁陳史徵總加撰定多所損益務存簡

正隋史序論皆出其手梁陳齊各爲總論時稱良史史成加

左光祿大夫進鄭國公

舊唐書

十年以目疾頻表辭位帝曰金

之在鑛未嘗爲寶及良冶鍛而成器人始貴之朕方自比於金以卿爲良匠母遽辭徵懇請乃拜特進仍知門下省事詔朝章國典參議得失文德皇后旣葬昭陵帝卽苑中作層觀望之引徵同升徵熟視曰臣眊昏不能見帝指示之徵曰臣以爲陛下望獻陵若昭陵臣固見之矣帝泣爲毀觀尋以定五禮當封一子縣男徵請孤兄子叔慈帝愴然曰此可以勵俗卽許之帝幸洛陽次昭仁宮多所譴責徵曰隋惟責不獻食或供奉不精爲此無限以至於亡陛下正宜兢懼戒約奈何令人悔爲不奢乎若以爲足今不啻足矣以爲不足萬此甯有足耶帝驚曰非公不聞此言徵退又上疏曰刑賞之本在乎勸善而懲惡帝王所與天下畫一不以親疎貴賤而輕重者也今之刑賞或由喜怒或出好惡喜則矜刑於法中怒

則求罪於律外好則鑽皮出羽惡則洗垢索癢蓋刑濫則小人道長賞謬則君子道消小人之惡不懲君子之善不勸而望治安刑措非所聞也且暇豫清談則敦尚孔老威怒所至則專法申韓故道德之旨未宏而刻薄之風已扇昔州犁上下其手而楚法敝張湯輕重其心而漢刑謬況人君任意高下民將何所措手足乎頃者罰人或以供帳不贍或以人不從欲實乃驕奢之漸非致治之道是知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富不與奢期而奢自至非徒語也且我之所代實在有隋以隋府藏況今之資儲以隋甲兵況今之士馬以隋戶口況今之百姓絜長度大曾何等級然隋以富強而喪動之也我以貧寡而安靜之也靜之則安動之則亂人皆知之非隱而難見微而難察也不蹈平易之塗而遵覆車之轍何哉安不

思危治不念亂存不慮亡也方隋未亂自謂必無亂未亡自謂必不亡所以甲兵亟動徭役不息身至戮辱心猶不悟豈不哀哉夫監形之美惡必就止水監政之安危必取亡國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臣願當今之動靜以隋爲鑒則存亡治亂可得而知思所以危則安矣思所以亂則治矣思所以亡則存矣存亡之所在節嗜欲以從人省畋遊之娛息靡麗之作罷不息之務慎偏聽之怒近忠厚遠便佞杜悅耳之邪說聽苦口之忠言去易進之人賤難得之貨採堯舜之誹謗追禹湯之罪己惜十家之產順百姓之心近取諸身恕以待物思勞謙以受益不自滿以招損有動則庶類以和出言而千里斯應超上德於前載樹風聲於後昆此聖哲之宏規帝王之盛業能事斯畢在乎慎守而已夫守之則易取之實

難既得其所以難豈不能保其所以易其或保之不固則驕奢淫佚動之也慎終如始可不勉歟易云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誠哉斯言不可以不深察也伏惟陛下欲善之志不減於昔時聞過必改少虧於曩日若能以當今之無事行疇昔之恭儉則盡善盡美無得而稱矣帝宴羣臣積翠池酣樂賦詩徵賦西漢其卒章曰終藉叔孫禮方知皇帝尊帝曰徵每事必約我以禮它日從容問曰比來政治若何對曰陛下貞觀之初導人使諫三年以後見諫者悅而從之比一二年勉強受諫而終不平也帝曰何以驗之曰陛下初卽位元律師論死孫伏伽諫陛下賜以蘭陵公主園置百萬曰朕卽位未有諫者故賞之此導人使諫也後柳雄妄訴隋資論死戴胄奏罪當徒執之四五陛

下守法當如此此悅而從諫也近皇甫德參上書言修洛陽
宮勞人也收地租厚斂也俗尙高髻宮中所化也陛下恚曰
德參欲使國家不役一人不收一租宮人皆無髮可乎臣奏
人臣上書不激切不能起人主意激切卽近訕謗時陛下雖
從臣言賞帛罷之意終不平此難於受諫也帝悟曰非公無
能道此人苦不自覺耳帝作飛仙宮徵上疏曰隋有天下三
十餘年風行萬里威動殊俗一旦舉而棄之彼煬帝者豈惡
治安喜滅亡哉恃其富強不虞後患驅天下役萬物以自奉
養子女玉帛是求宮宇臺榭是飾徭役無時干戈不休外示
威重內行險忌讒邪者進忠正者退上下相蒙人不堪命以
致殞匹夫之手爲天下笑聖哲乘機拯其危溺今宮觀臺榭
盡居之矣奇珍異物盡收之矣姬姜淑媛盡侍於側矣四海

九州盡爲臣妾矣若能鑒彼所以亡念我所以得焚寶衣毀
廣殿安處卑宮德之上也若成功不廢卽仍其舊餘其不德
德之次也不惟王業之艱難謂天命可恃因基增舊甘心侈
靡使人不見德而勞役是聞斯爲下矣夫以暴易暴與亂同
道人怒神怒則災害生災害生則禍亂作禍亂作而能以身
名令終者鮮矣是歲大雨穀洛溢毀民居帝廢明德宮及飛
仙宮之元圃苑賜被水者新唐書徵上疏曰臣聞求木之長者
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思國之安者必積其
德義人君當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不知居安思危戒貪以
儉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長者也凡百元首承天
景命莫不殷憂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實繁能克終
者蓋寡豈其取之易而守之難乎蓋在殷憂必竭誠以待下

既得志則縱情以傲物竭誠則胡越爲一體傲物則骨肉爲
行路雖董之以嚴刑振之以威怒終苟免而不懷仁貌恭而
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載舟覆舟所宜深慎君人者誠
能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戒將有所作則思知止以安人念
高危則思謙沖而自牧懼滿溢則思江海而下百川樂盤遊
則思三驅以爲度恐懈怠則思慎始而敬終慮壅蔽則思虛
心以納下憂讒邪則思正身以黜惡恩所加則思無因喜以
謬賞罰所及則思無因怒而濫刑總此十思宏茲九德簡能
而任之擇善而從之則智者盡其謀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
惠信者效其忠又何必勞神苦思代下司職役聰明之耳目
虧無爲之大道哉

舊唐書

已復上疏曰臣聞爲國基於德禮保

於誠信誠信立則下無二情德禮形則遠人來格故德禮誠

信國之大綱不可斯須廢也傳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自古皆有死人無信不立又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
行誠在令外然則言而不行言不信也令而不從令無誠也
不信之言不誠之令爲上則敗國爲下則危身君子弗爲也
自王道休明縣十餘載倉廩愈積土地益廣然而道德不日
博仁義不日厚何哉由待下之情未盡誠信雖有善始之勤
未覩克終之美故偏佞之徒得肆其巧謂同心爲朋黨告許
爲至公強直爲擅權忠讜爲誹謗謂之朋黨雖忠信可疑謂
之至公雖矯僞無咎強直者畏擅權而不得盡忠讜者慮誹
謗而不敢與之爭至於竊斧生疑投杼致惑妨化損德無甚
於斯且今將致治則委之君子事有得失或訪諸小人待君
子則敬而疏遇小人則輕而狎狎則言無不盡疏則情或不

通是毀譽常在小人而督責常加君子也夫中智之人豈無
小惠然不慮遠雖使竭力盡誠猶未免傾敗況內懷奸利承
顏順旨乎故孔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
者也然則君子不能無小惡惡不及無害於正道小人時有
小善善不及不足以立忠今謂之善人矣復慮其不信何異
立直木而疑其景之曲乎故上不信則無以使下下不信則
無以事上信之爲義大矣昔齊桓公問管仲曰吾欲使酒腐
於爵肉腐於俎得無害霸乎管仲曰此固非其善者然無害
霸也公曰何如而害霸曰不能知人害霸也知而不能用害
霸也用而不能信害霸也旣信而又使小人參之害霸也晉
中行穆伯攻鼓經年而不能下餽間倫曰鼓之耆夫間倫知
之請無疲士大夫而鼓可得穆伯不應左右曰不折一戟不